

衛聚賢

薛仁貴征東考



說文社出版

827
211

薛仁貴征東考

衛聚賢著

說文出版社

3053

薛仁貴征東考



余於民國三十五年作有薛仁貴征東考，連同薛仁貴征東的小說（乾隆刻本）放在一起，自印了三千本，在上海發售。到了抗戰國軍西撤後，上海的巡捕房也仰敵人的鼻息，看見封面上有『征東』二字，不問其內容爲考古考今，就禁止出售。其餘的書書店內又不願意推銷，乃送給守四行倉庫而未退出的孤軍營的孤軍五百本。余來重慶後，友人欲閱此書，設法從滬帶來一本，友人借去，在轟炸中被燬了。

現在我將楊家將及羅通掃北與包公案等的小說考證都作過了，有人以薛仁貴征東考見促。但舊書既無，舊日考證的材料一點也沒有了，就要從新考起。恐怕這次的材料有的是舊考中未有，有的是新考中沒有，只好待抗戰勝利後，將新舊兩考合而爲一，再到朝鮮去考查一次，從新再來作薛仁貴征東三考。

薛仁貴的家世

征東說薛仁貴的祖父爲薛恒，父爲薛雄，叔父爲薛英，他祖父有巨萬遺產，他父親與叔父二人各開當舖，薛仁貴將他這一份家私用完了。但按新唐書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

薛仁貴征東考

薛仁貴的祖父爲薛衍，係後周御伯中大夫。薛仁貴的父亲薛軌係隋襄城郡贊治。薛仁貴並無親叔父，有一位出了五服的堂叔薛操。元曲說薛仁貴母親姓李，征東說姓潘，薛仁貴傳與征東均譏薛仁貴在幼時父母俱亡，而元曲的薛仁貴榮歸故里時，其父母均在，不過是個農人，過的窮苦生活。征東以他父親叔父『各開典當』，山西人開當舖，在明代盛行於全國，清道光以後，票號大興，當舖業遂被淹沒不聞。薛仁貴征東作者是明末人，他以爲在當時山西人開的當舖甚多，推前到唐時山西龍門縣人薛雄薛英也是在『各開典當』。

新唐書卷百十一薛仁貴傳言『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歐陽修在宰相表中說薛仁貴是官吏的子弟，在薛仁貴本傳說是『少貧賤，以田爲業』，是互相矛盾的。宰相表的編列是根據苗神客撰的代州都督薛仁貴碑及馮宿撰的薛平增修家廟碑（見集古錄卷七與卷九），而薛仁貴傳已根據了些傳說與小說材料在內。征東作者又根據薛仁貴傳而作小說，加以推演，去事實更遠了！

征東說薛仁貴投軍，張士貴以薛仁貴是應夢賢臣，擬不收他，籍口與張士貴的『貴』字犯諱被逐出，二次投軍改名薛禮。苗神客撰的薛仁貴碑云『仁貴名禮以字行』，歐陽修則根據此材料在宰相表中說『仁貴名禮』，司馬光也根據這材料在資治通鑑說薛仁貴名禮。征東作者不知『以字行』的原因，將薛禮的原名說是後改的。元曲說薛仁貴的乳名叫薛

中央組織部
圖書室

驢哥，又不知是何所據了！

薛仁貴是甚麼地方人？新唐書宰相表列在汾陰，苗神客所撰代州都督薛仁貴碑亦云：「河東汾陰人」，而薛仁貴傳又說他是「絳州龍門人」，舊唐書薛訥傳又說是「萬泉人」，何以一人而有三個籍貫？這是政治區域變遷的緣故。汾陰縣很大，在唐武德三年將汾陰縣孤山附近地，又將安邑西北原上地，稷山的穀王山以西地，新成了一個萬泉縣。薛仁貴的舊莊，是萬泉縣西北鄉與現在河津榮河毗連的薛里村，（朝鮮宣祖實錄卷三十三頁十一）有薛里站，亦當由薛體得名。原屬汾陰縣，故宰相表根據此材料。後劉歸龍門，故各書均言薛仁貴爲龍門人。武德三年將薛里村割歸萬泉，即薛仁貴的兒子薛訥生時，其村已歸萬泉，故薛訥爲萬泉人。因爲薛仁貴是龍門人，已成了普遍的傳說，故將萬泉的薛體村，名爲薛里村或薛李村，在薛里村的碑上，也是弄不清楚了。龍門縣即現在的河津縣，元代已於河津縣東南汾河北岸土鑿中塑薛仁貴及柳氏像，並有元至治時碑，指此爲墓鑿了。薛仁貴的妻，在新唐書上已有薛仁貴將改葬其先，「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遭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是薛仁貴之妻姓柳在舊唐書中無此記載，是在五代時作舊唐書尚無此傳說，到了宋代新唐書竊已有此傳說，故歐陽修就加入了。到了元代的元曲，說薛仁貴又娶了一位太太是徐茂功的女兒，徐茂功云：「我與你奏知聖人（唐太宗），着元帥衣錦還鄉，就將俺女孩

兒賜你爲妻，一同見你父母去，父榮妻貴，共享天恩」(元曲薛仁貴榮歸故里)。而徐茂功有沒有女兒，在唐書李勣傳中找不到，但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七李勣女條云「貞觀元年李勣愛女卒」，是徐茂功有女早死了，何得爲薛仁貴的妻。征東第九回的「樊綯花賴招剪塔」，是除了柳員外的女兒柳金花爲妻外，又有樊員外的女兒樊綯花爲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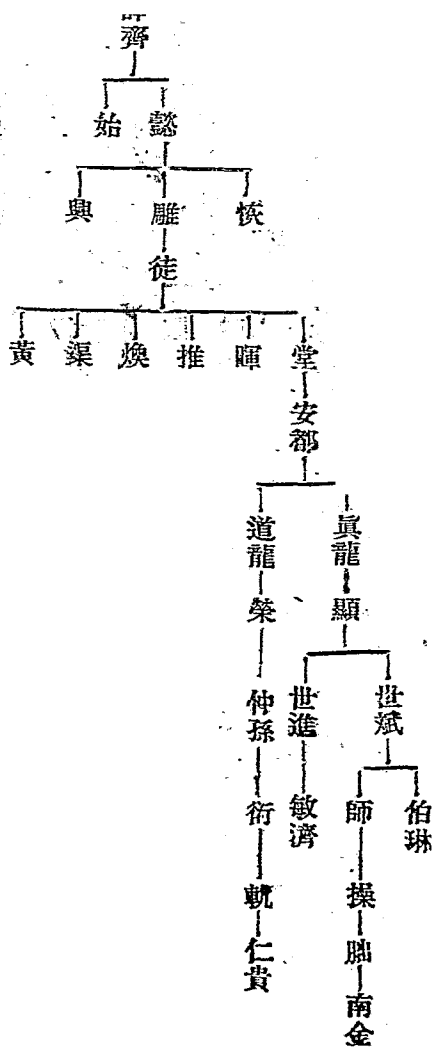
征東說薛仁貴去了十八年將高麗平定，方才回來，走時其子薛丁山尚未生，回來在汾河灣見一打雁小兒，無意中射死，便是他的兒子薛丁山，元曲薛仁貴榮歸故里，薛仁貴說「我離家十年光景」。依唐書所載，唐太宗征高麗，是於貞觀十九年二月動身，十九年十一月回到定州，先後正一年。以貞觀十八年十一月已派張亮李勣等去伐高麗，薛仁貴於十八年往，二十年回到家，前後不過三年，何得有十八年之久？按新唐書百濟傳，言唐高宗顯慶五年破百濟，扶餘福信「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皆應……豐……與高麗，倭連和……豐衆屯自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在，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是百濟與倭寇連和以反唐，劉仁軌等於唐高宗龍朔二年，大破百濟及倭兵，在鴨綠江口燒倭船四百艘，「倭人請命」。由貞觀十九年征東起，至大破倭人於龍朔二年，正是十八年。這是以明嘉靖時倭寇擾沿海，歷時甚久，是主張對倭作長期戰爭，方能澈底成功的人作的。

薛仁貴的子孫，征東說薛仁貴只有薛丁山一個兒子，薛剛反唐說薛丁山的子孫甚多，

爾與新唐書宰相表不符，茲將薛氏世系錄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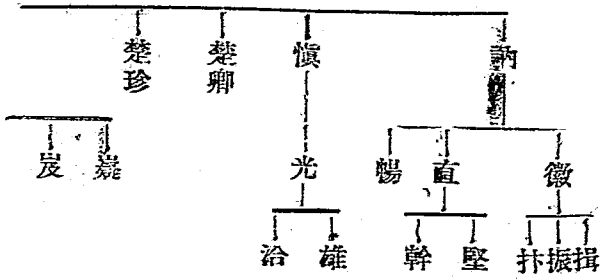
薛氏世系表

甲、薛仁貴以前——自薛齊由四川遷入山西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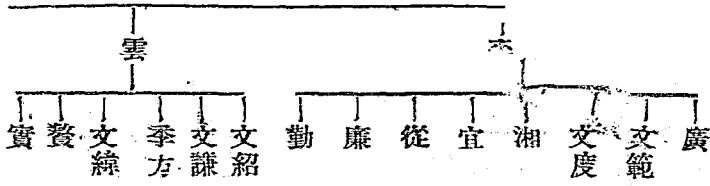
薛仁貴經東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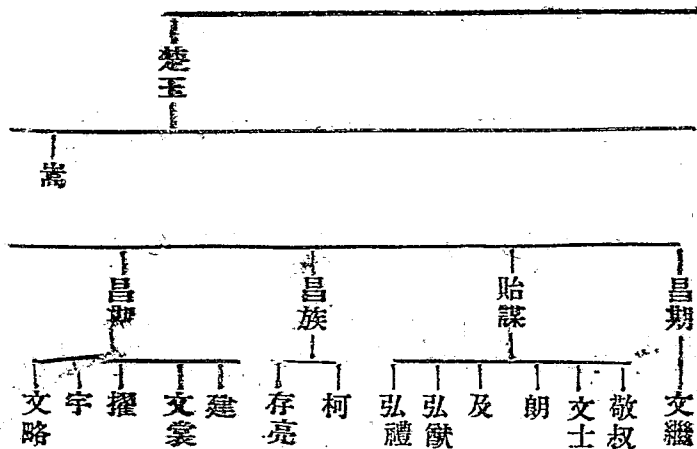
薛仁貴征東考
乙、薛仁貴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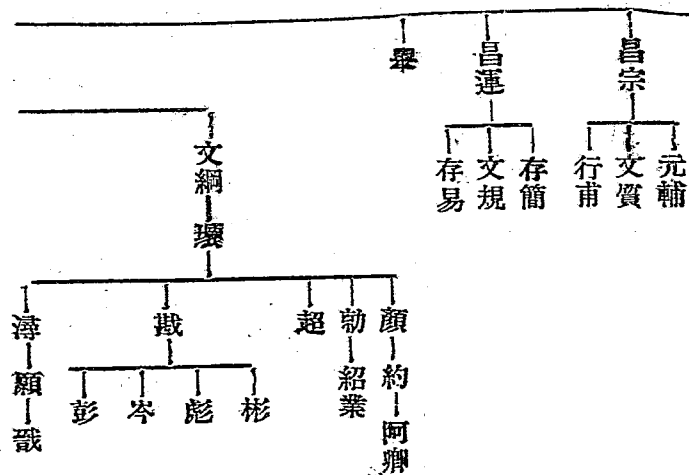


薛仁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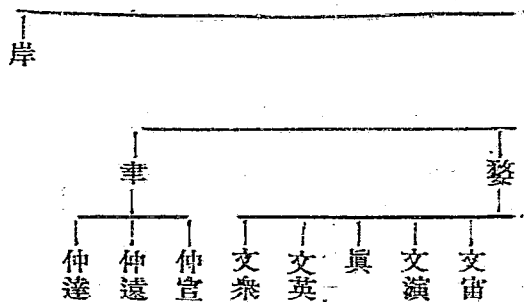
薛仁貴征東考







薛仁貴鉅考



總計以上，薛仁貴有五個兒子，八個孫子，十八個從孫，四十三個玄孫。

小說的薛剛反唐，說薛剛爲薛仁貴的孫子，在長安闖了大禍，薛氏滿門被殺，連薛仁貴的獨子薛丁山亦被殺，逃出祇有數人，這恐怕是作小說的人，看了新唐書宰相表的此表

，以爲薛仁貴既有玄孫四十三人，何以祇有文綱的一枝單傳至四世？其他四十二人，豈能都是短壽或無子？要解決這個問題，只好說是滿門被抄。

征東的情況

征東第二回說『不齊國差使進貢』，被高麗的蓋蘇文將貢物奪去，而且附了一封不恭的信，太宗大怒，親伐高麗。按『不齊』當是『百濟』的音轉。新唐書百濟傳說唐高祖武德時『獻明光鏡』，且訟高麗梗貢道。太宗貞觀初，詔使平其怨。而不久『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是高麗阻貢在早，其後已與高麗連和了，征東所言非實。

征東言唐太宗征高麗是從山東渡海而往，但據唐書所載，太宗由山海關的陸路往，不過也有一枝軍馬是渡海去的。征東說是征了十八年，而唐書所言首尾僅一年事，連同動員與復員至多未過三年。征東言薛仁貴將蓋蘇文殺了，高麗才降；唐書蓋蘇文死了，蓋蘇文的兒子自己鬧意見，蓋蘇文的大兒子投降中國，方於唐高宗乾封三年滅高麗，在唐太宗征高麗後二十四年。征東之與正史出入就如此之大，茲將正史關於唐太宗征高麗事，錄之於左：

新唐書朝鮮傳載此事始末云：

『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穀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禮諭和，

薛仁貴征東孝

建武謝舉。

「蓋蘇文……殺建武……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

「帝聞建武爲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來祭。……乃拜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

「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遣司農丞祖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高麗……違詔不從，玄獎還奏。」

「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獲罪怨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稽察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及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憶！』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辟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我計者！』」

「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枚，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遼盜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爾等委質高武而不仗節死義，又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

「于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我能附循之，毋庸帥也！』即厚賜布粟，羣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爲不」

辭，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武弑君，又戮大臣以逞，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末亮耳。

『于是北轅粟營州，東儲粟古太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靜，龐孝泰，程名振爲總管；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總智盛，吳黑闥，爲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

『詔曰：「朕所過營，頓母飭，食毋豐，水可涉者勿作橋樑，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霽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祇恐勞于輸餉，故驅牛羊以餉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粟愛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

『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惟遼東未賓，後嗣因土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無忌自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爲輕神器。」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尙惡其多，公止勿言』。

。」帝身屬靈房，結兩籠于鞍。

『四月勦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士，饗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

『勦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

『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綠上。』

『勦遼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廢隋戰士露宿。』

『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陳驍，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徇。

帝度遼水，徹杠柵，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墮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萼祠，祠有鎗甲鉞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勦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組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陣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鬃鎧，又以玄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勦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烟延城中，屋幾盡，人死于燄者萬餘，衆登陣，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春之，蘭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

『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燦入塞。』

「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崖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請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幟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

「初伐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界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拔，危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伐音爲刺史。」

「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勸俘之，請自效。帝曰：『爾家加尸，乃爲我戰，將盡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棄而縱之。」

「次安市，于是高麗北部僭薩高延壽，南部僭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兵來援。帝曰：『彼若勒兵建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英雄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饗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壁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陳。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驍臣，賊殺

其主，來問罪！卽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陳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陜谷，帝以騎四千偃轍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惲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于此！」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卽戰，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輾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囂，勣以步槊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勣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況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卽舉衆降，入轅門膝前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二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韃韃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烟。

『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爲駐驛山。圖破陳狀，勒石紀功。拜延鴻臚卿，惠眞司農卿。侯騎獲覘入，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賜以羶遺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壘，謹斥侯而已。」而士運糧離單騎，虜不敢鈔。』

『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聲不能下，因與之。建安特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

「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真謀曰：「烏骨城傳薩已亡，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夕至。若取烏骨，度鴨綠，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徵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

時烏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隙譟，帝怒，勸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城。江夏王道宗築距圍，攻東南，虜增陴以自守，勸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爲樓。帝聞城中雞鳴聲，曰：「圍久，突無黔煙，今雞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裹土積之，距圍成，追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傳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頽城出，據而壅斷之，積火焚盾固守。帝怒，斬伏愛。

「敕諸將還之，三日不克。」

「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遼州粟尙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渤海水，阻渚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僚以待濟。」

「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逮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

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

『帝總飛騎入臨渝關。』

附攻高麗的時日

『十八年……七月，甲午，營州都督張儉率幽營兵及契丹奚以伐高麗。……十一月，……甲午，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李勣馬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十六總管兵以伐高麗。……十九年，二月庚戌，如洛陽宮以伐高麗。乙卯，皇太子監國於定州。……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大饗軍。……癸亥，李世勣克蓋牟城。五月，己巳，平壤道行軍總管程名振克沙卑城。庚午，遼澤，遼東人戰亡者。乙亥，遼東道行軍總管張君乂有罪伏誅。丁丑，軍至馬首山。甲申，至遼東城，六月，丁酉，克白巖城。己未，大敗高麗於安市城東南山，左武衛將軍王君愕死之。辛酉，賜脯三日。七日，壬申，葬死事宜，加爵四級，以一子襲。九月，癸未，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渝關。戊午，次漢武台，刻石紀功。十一月，癸酉，大饗軍於幽州。庚辰，次易州。癸未。平壤道行軍總管張文幹有罪伏誅。丙戌，次定州。……十二月，戊申，次并州。……二十年……二月，甲午，從伐高麗有功者，皆賜勳一轉。……三月，己巳，不至自高麗。庚午，不獲，皇太子聽政。己丑，張亮謀反伏誅。』（新唐書太宗本紀）。

張嘉謀反伏誅，征東放在張士貴身上。

附東國通鑑中關於唐太宗征高麗事：

帝攻高句麗安市城，高句麗將北部靺婁高延壽，南部靺婁高惠真，帥師救之，兵敗降。先是，帝至安市城，進兵攻之，延壽惠真帥其軍及靺婁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婁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時對盧高正義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夷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據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騎兵斷其糧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帝恐其低徊不至，命大將軍阿史那杜余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延壽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帝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心，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兵至，皆拔劍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謨，諸將奉聖籌耳。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帝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爲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築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句麗軍與靺婁合兵爲陣，長四十里，帝

望之有懼色，遣宗曰：「高句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強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帝夜召文武計事，命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陣於西嶺，無忌進達將精兵萬二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帝自將步騎四千，執鼓角偃旗幟登山。帝勅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是夜流星墜延壽營，且延壽等獨見世勣軍小勒兵欲戰，帝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幟旗，諸軍鼓噪並進，延壽等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句麗軍披靡，大軍乘之，高句麗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帝望見仁貴拜游擊將軍。延壽等餘衆依山自固，帝命諸軍圍之，無忌悉撤橋樑，斷其歸路，延壽惠眞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拜伏請命，帝簡裨將以下官長三千五百人，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收餘衆三千三百人悉坑之。遼馬五萬匹，牛五萬頭，明光鎧萬領，它器械稱是，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刻石紀功焉。以延壽爲鴻臚卿，惠眞爲司農卿，驛書報太子曰：「朕爲將如此，何如？」初新羅人薛願頭，嘗與新友言其志曰：「國家用人論骨品，苟非其族，雖有鴻材傑功，不能自振，我願西遊中華，奮不世之路，立非常之功，自致榮路，簪紳劍佩，出入天子之側，足矣！」隨海舶入唐。及是戰，自薦爲左武衛果毅，深入疾鬥而死。

功一等，帝問是何許人，左右以實對，帝泣然曰：「中國人尚畏死，願望不前，而外國人爲吾死事，何以報其功乎！」脫御衣覆之，贈大將軍以禮葬之。（卷六頁三七至四十）

唐太宗再伐高麗

二十一年，三月，戊子，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邱道行軍大總管，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高麗。……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于泊灼城，敗之。（新唐書太宗本紀）。

唐高宗平高麗

（永徽）六年……二月……乙丑，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部將蘇定方伐高麗。五月，壬午，及高麗戰于貴端水，敗之。……（顯慶）三年，六月，壬子，程名振及高麗戰于赤烽嶺，敗之。……五年，十二月，壬午，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湏江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龍朔元年，正月，戊午，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以伐高麗。……四月，庚辰，任雅相爲湏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蕭嗣業爲

扶餘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程名振爲鏐方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爲沃沮道行軍總管，率三十五軍，以伐高麗。：八月，甲戌，蘇定方及高麗戰於浪江，敗之。：二年，二月，：戊寅，龐孝泰及高麗戰於蛇水，死之。：：乾封六年：六月，壬寅，高麗泉男生請內附，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右監門衛將軍李謹行爲後援。：九月，龐同善及高麗戰，敗之。十二月，己酉，李勣爲遼東道行臺大總管，率六總管兵，以伐高麗。二年：九月：辛未，李勣及高麗戰于新城，敗之。：總章元年，正月，壬子，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須江道行軍總管，二月：壬午，李勣敗高麗，克扶餘，南蘇木底，蒼巖城。九月，癸巳，李勣敗高麗王高藏執之。十二月，丁巳，俘高藏以獻。』（新唐書高宗本紀）。

征東的人物

征東的第十四回，以秦瓊病丁不好掛帥，乃以尉遲恭爲帥，張士貴爲先鋒，『有徐茂功，程咬金，馬，段，殷，劉六將，保住龍駕。前面二十七家總兵，隨護元帥，』屬於薛仁貴餉有固青等十名火頭軍，屬於張士貴的，有張士貴的四個兒子，張志龍張志虎張志彪張志豹，及其婿何宗憲。此外有小將秦懷玉羅通尉遲寶林尉遲寶慶等。茲將正史等所載征東的人物列左：

1. 秦瓊

新唐書秦瓊傳，未言秦瓊征東事，亦無於征東時，與尉遲恭爭爲元帥事。秦瓊於貞觀十七年與尉遲恭，段志玄，劉弘基，段開山，程知節等圖形凌煙閣，可知其有功於唐了。

2. 尉遲恭及其子

『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新唐書尉遲恭傳）。

尉遲恭征東是有的。不過他爲『左一馬軍總管』，不爲『大總管』，祇能說是偏帥或先鋒，不能算是元帥，元帥當是徐茂功。

尉遲恭的兒子，在尉遲恭傳中無明文，惟長孫無忌傳中言『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是尉遲恭有兒子的。但有言尉遲恭的兒子爲僧：

紫桃軒雜綴『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飽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爲常。玄奘法師自西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嗣者，尉遲子耳』，帝令敬德令玄奘剃度，奘爲開示數語，卽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堅瓠廣集卷四引）。

新唐書許敬宗傳，言許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可知尉遲恭亦有女。

按陳西乾縣的昭陵有尉遲寶林尉遲寶慶碑，其碑雖毀或遺，而尙見於昭陵碑錄中。可知尉遲恭的二子有功於唐太宗時，故能附葬於昭陵（唐太宗陵）。征東的作者，當有所據。

3, 徐茂功

「李勣字懋功……本姓徐氏（以功賜姓李）……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新唐書李勣傳）。又見前引的太宗本紀及朝鮮傳等。元曲薛仁貴榮歸故里，以徐茂功將其女兒嫁給薛仁貴。

4, 程咬金

新唐書程知節傳云「程知節，本名鬬金……」未言征東事，據昭陵碑錄，征東時程咬金是鎮守長安，未嘗遠離。卅一年余赴西北，路過乾縣，在其民衆教育館中，見有一斷碑，厚約一尺，寬約四尺，上下皆斷去，云爲程知節碑，自昭陵運入的。程咬金的兒子程鐵牛云活的年紀很大，余前藏有洛陽出土程知節兒媳婦的墓志，云其丈夫早卒，與小說不符。

5, 殷開山

「殷開山……征劉黑闥道病卒」（新唐書殷開山傳），殷開山死在征東以前，當無征東事，更無死於鳳凰山之事。

6, 段志玄

中央組織部
圖書室

『段志玄：貞觀十七年病卒』（新唐書段志玄傳），亦死在征東前，當亦無死於鳳山之事。

7. 劉弘基

『劉弘基……太宗征遼，召爲前軍大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至千一百』（新唐書劉弘基傳）。劉弘基是征東去過，是有功的，但未死於鳳山。

8. 李靖

『帝將伐遼，召靖入（靖欲從征），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薨，年七十九』（新唐書李靖傳），當征東時李靖年七十四歲，當不能遠征。征東第二十回言薛仁貴被蓋蘇文的太太梅月英用蜈蚣旗傷了，被香山老祖門人李靖救活，以李靖在征東時成了神仙。李靖成神仙，見於原仙記，言元陽觀眾尊師在船遇一老人，隨之入山，給藥食之，云『可長生人間矣！』單曰：『不審聖仙，復何姓名？』老人曰：『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即吾身是也』（太平廣記卷二十九引），是征東此說有所本。

9. 薛萬徹

『薛萬徹：貞觀二十二年以青邱道行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新唐書薛萬均傳），隨太宗征東無明文，而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繼續伐高麗時是去的。征東第十九回云『薛萬徹殺出三營』，以斯役有薛萬徹在，按其弟薛萬淑薛萬備從征，薛萬徹或亦從征的。

10 薛萬淑

『萬淑亦以戰功顯』（新唐書薛萬均傳）

11 薛萬備

『萬備：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梁創甚，爲賊所窮，萬備單馬救何力獲免』（新唐書薛萬均傳），此事亦見於譚賓錄，云『唐契苾何力征遼東，以騎八百遇賊合戰，殺梁中腰，爲賊所窮，尙輦奉御薛萬備單馬入殺賊騎，阿力於羣賊之中，與之俱出，阿力氣盡，束瘡而戰，賊乃退（太平廣紀卷一百九十一引）』。

12 張亮

『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行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牀直視，無所言，衆謂其重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於軍，士奮擊，因破賊。及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斷西市』（新唐書張亮傳）。

13 李道宗

『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規移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陳便處，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若父領騎

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以爲不可）……勸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勸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乃樂拒闔攻安市城，闔毀傳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帝斬其果毅傳伏變。道宗跣行請罪。……」（新唐書宗室太祖八子江夏郡王李道宗傳）。

14 姜確

「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義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新唐書姜確傳）。

15 楊師道

「從征高麗，攝中書令。」（新唐書楊恭仁傳）。

16 閻讓

「閻讓：爲大匠，卽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殿中監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互二百里渟不可通，立德築道爲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新唐書閻讓傳）。

17 岑文本

「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月甲兵，凡要料配差序，讎不廢手，……返……至幽州……卒」（新唐書岑文本傳）。

18 蔣儼

『太宗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新唐書蔣儼傳）。』

19 憐遂良

『太宗征遼，子遂良從』（新唐書崔亮傳又見楊弘禮傳）。』

20 張行成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還鄉邪」』（新唐書張行成傳）。』

21 楊弘禮

『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鼓精整，人人盡力，壯之。』（楊弘禮傳）。』

22 許敬宗

『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新唐書許敬宗傳，亦見楊弘禮傳）。』

23 程名振

『太宗征高麗……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陳，皆以少擊

衆，號爲名將』（新唐書程務挺傳）。

24 王君愕

『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蹕山，死于陳。』（新唐書王及善傳）。

25 張儉

『太宗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善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侯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新唐書張儉傳）。

26 顏師古

『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新唐書顏師古傳）。

27 張君父

『征高麗，總管張君父不進擊，斬之旗下』（新唐書魏元忠傳及高麗傳）。

28 契苾何力

『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爲傳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曠，使自殺之。』（新唐書契苾何力傳）。

29 常何

薛仁貴征東攷

『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副之』（新唐書高麗傳）。

30 左難當

『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全上）。

31 冉仁德

『冉仁德……爲總管』（全上）。

32 劉英行

『劉英行……爲總管』（全上）。

33 張文幹

『張文幹……爲總管』（全上）。

34 龐孝泰

『龐孝泰……爲總管』（全上）。

35 執失恩力

『執失恩力……爲行軍總管』（全上）。

36 何史那爾

『何史那爾……爲行軍總管』（全上）。

37 姜德本

『姜德本：爲行軍總管』（全上）。

38 麴智盛

『麴智盛：爲行軍總管』（全上）。

39 吳黑闥

『吳黑闥爲行軍總管』（全上）。

40 長孫无忌

『長孫无忌：出虜背』（全上）。

41 牛進達

『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全上）。

42 傅伏愛

『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帝怒斬伏愛』（全上）。

43 張金樹

『張金樹鼓於軍』（新唐書張亮傳）。

44 馬周

『馬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新唐書太宗本紀）。

45 元萬頃

薛仁貴征東考

談賓錄「元萬頃爲遼東道都督，記作傲文，譏議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流于嶺南」（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三引）。

46 薛嗣頭

「新羅人薛嗣頭，疾鬥而死」（見前引東國通鑑）。

47 張士貴

「張士貴，爲行軍總管」（新唐書高麗傳）。

48 薛仁貴

見後薛仁貴條。

征東的人物除秦瓊，程咬金，殷開山，段志玄，李靖，五人未去，薛萬徹與史大奈二人無明文外，連唐太宗本人，共計四十三人是可考的。

薛仁貴與張士貴及蓋蘇文

征東以薛仁貴爲主，以蓋蘇文與張士貴爲副，其餘均爲陪襯人物。茲將薛仁貴張士貴及蓋蘇文的事蹟列左：

薛仁貴的投軍

征東譏唐太宗夢見征平高麗者爲龍門人薛仁貴，欲得此應募賢臣，乃派張士貴到絳州招兵，張士貴欲將應募賢臣要應在他婿何宗憲身上，第一次投軍，以薛仁貴犯諱『貴』，不准；第二次投軍，以薛仁貴穿白犯忌，不准。第三次是因程咬金給一枝令箭，才去投到軍，與周青等爲火頭軍。

薛仁貴傳『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遼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並無應募賢臣及三次投軍之事。按高麗傳有『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薛仁貴的家鄉在山西西南的萬泉縣，渡河爲陝西，距西安約四百里，比往洛陽路近而易行，是薛仁貴往應募，應在西安而不在絳州。

薛仁貴活捉董達

征東第十一回東行至天蓋山，有草寇董達阻路，張志龍何宗憲均被戰敗，薛禮出馬，將董達活捉回營，及至將董達放下，已被夾死了。但薛仁貴傳云『至安地，會郎將劉君瑛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是薛仁貴在中途立

過小功，而地名及受封者均不符。

薛仁貴在高麗的功蹟

征東將征東一切的功蹟均放在薛仁貴一人身上，好像沒有薛仁貴，就無法征東了，這是作小說的人，以一人爲中心，一切功績都放在這一個中心人物上，使人易於動聽。

薛仁貴傳只言在安市城一役爲唐太宗所賞識，並不是安市之役專賴薛仁貴之功，茲錄其文於左：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鹵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隄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歸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闕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驍將」！遷右領軍中郎將。」

譚賓錄「唐太宗征遼東，駐蹕于陣，薛仁貴著白衣，握戟，蹶韃張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後率兵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問唐將爲何？曰「薛仁貴也」突厥曰「吾聞薛仁貴流會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

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遂遁去」。（見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一）。

後來賈魯論將材，說薛仁貴是「驍勇冠軍」，人皆以爲「知言」。是薛仁貴的驍勇著名，乃爲事實。

「賈魯：帝（高宗）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龐同善戰，雖非門將，而持重嚴；薛仁貴票勇冠軍；高祖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帝然所評。衆以爲知言」（新唐書賈魯傳）。

薛仁貴以後在高麗的戰功

薛仁貴在唐太宗征高麗之役，戰功不多，但以後在高麗立功甚多，茲言於左：

「顯慶三年，詔融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

「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倫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遂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二，衆即潰，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路地與李勣軍

薛仁貴征東考

三五

合。扶餘既降，他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

「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機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上見薛仁貴傳）。

「詔……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殿而行。……三年二月，勅率仁貴拔扶餘城，他城三十皆納款。同善備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臨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營巖三城，引兵略地與勸會，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獻俘昭陵」。此役以功封「仁貴威衛大將軍」。

「仁貴爲都護，總兵鎮之」。（上見高麗傳）。

「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鷄林道總管」（見薛仁貴傳）。

因爲仁貴在高麗的戰功，至今高麗人有左列兩種故事：

1. 朝鮮各地有薛禮廟。又全遼志卷四宣業志云「唐薛仁貴……今祀遼陽名宦祠」。
2. 朝鮮婦女以小兒哭時，呼「薛禮來了！薛禮來了！」。小兒就不哭了。這與我們家鄉呼「黃巢來了」，東北人呼「轆子來了」是一樣的被殺怕了。

此外有些在薛仁貴在別處的事蹟，也列在征東中了，如：

「時九姓衆十餘萬，合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

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嶺北餘衆，禽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上見薛仁貴傳，三箭定天山，征東第三十二回以爲是在摩天嶺的事。

又薛仁貴西征與吐蕃戰於大非山大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見薛仁貴傳）而征西言張士貴的遺孽陷害薛仁貴入獄三年。

薛仁貴初封爲「河東縣男」，繼封「平陽郡公」，而無封王事，征東言薛仁貴封爲「平遼王」無據。惟薛仁貴的孫薛嵩是在大曆初「封高平郡王」，或者征東以此誤。

薛仁貴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上推薛仁貴生於隋煬帝大業九年隋煬帝二次征伐高麗之年，當唐太宗於貞觀十八年征東時薛仁貴年三十一歲，征東言爲二十二歲，相差十九歲，以征東在外十八年，是薛仁貴回家時爲三十一歲，無故將薛仁貴減壽十九歲！

張士貴的功績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本名忽律，身長五尺五寸，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律賊。高祖移檄召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錦衣盡游耳」；封魏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冀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獫狁，還，太宗聞其嘗破右先零，勞之曰：「嘗

薛仁貴征東攷

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新唐書張士貴傳）。

「貞觀七年，東西五洞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

「太宗再伐高麗，爲船劍南，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擾，相率叛。詔發隴右峽兵二萬，以龔州都督張士貴爲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之」。（新唐書南蠻傳）。

新唐書卷百九十一李燈傳後附李燈等三十七人績凌煙閣圖，在征東上有名的第二等有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殷開山，劉弘基，段志玄，程知節，秦叔寶。第二等有張士貴，馬三寶，並有薛仁貴的兒子薛訥而無薛仁貴，似乎薛仁貴的功績不如張士貴。

張士貴與薛仁貴

唐太宗征高麗是「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爲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高麗傳）。是張士貴曾加入征東之役。

「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薛仁貴傳），是薛仁貴隸於張士貴部下，本有其事。而張士貴是否虐待過薛仁貴？史無明文。但是在元代已有張士貴賴薛仁貴平遼之功，元曲薛仁貴榮歸故里云：

『（徐茂公云）因為遼東摩利支索戰，有總管張士貴領兵與他交鋒，在於鴨綠江白額坡前，張士貴大敗，虧輸有一白袍將出馬，三箭定了天山，殺退遼兵，班師回朝。』

『奉聖人的命，着老夫在元帥府論功陞賞，那張士貴還說是他的功勞，有一小將薛仁貴，又說他的功勞，未審虛實。』

『某乃總管張士貴是也，自領軍與摩利支交戰，倒也不見得便輸與他，那知正戰中間，忽地飛出一把刀來，驚的我這魂不在頭上，就撥馬路一轡兜跑了。』

『如今着徐茂功與杜如晦在元帥府論功陞賞。』

『（薛仁貴云）一總過海平遠，有五十餘件大功，都被張士貴賴了。』

『（薛仁貴云）當日有杜如晦大旗盤陣來，軍師不信，只請將監軍來，便知這個端底。』（杜如晦云）却被那總管張士貴要混賴薛仁貴的功勞，這是老夫在陣面上親自所觀，怎生好混賴也。』

『（張士貴云）薛仁貴走到高麗地面，就生了一身疥瘡，每日則是搗痒，幾曾斷殺來……那薛仁貴到的高麗地面，則去撲蟬蚌，摹螃蟹，掏蜈蚣，幾曾會甚麼斷殺來。』

『（徐茂功云）我如今推出紅心梨子，上面安一文金錢，離一百步遠放下梨子，着他每人射三箭，若射中金錢，便將三箭定天山的功勞，填在他名下，加官賞賜。射不中金錢的停職罷俸，打爲庶民。……（卒子報云）報的軍師得知，薛仁貴三箭都中紅心梨子也。』

……（徐茂功云）哦！都射不着，令人拿下張士貴者。」
「（徐茂功云）薛仁貴爲你多有功勞，三箭定了禾山。平了高麗國，奉聖人的命，加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薛仁貴在朝堂射箭是有的，薛仁貴傳云：「宴內殿，帝（高宗）曰：『古善射者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這並不是與張士貴比箭，元曲不知何所據，而張士貴「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也是個能射手，何以元曲就把他說成「成桶」？這原因不外：

1 張士貴「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律賊，以張士貴出身不正，而且曾爲人害，因而譏張士貴是個壞人。

2 薛仁貴饒緣張士貴部下，張士貴何以不爲舉賢，使薛仁貴在安市城穿白衣有戰功以自顯，或有虐待之嫌？

小說描寫的不過分，不能使人動聽，不把張士貴寫成飯桶，顯不出薛仁貴的忠及功績來！

蓋蘇文與薛仁貴

蓋蘇文的事蹟見高麗傳，茲錄於左：

『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

按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者，出自扶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生一卵，大如五升……有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三國史記高句麗紀『有小兒、金色、蛙形……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及其長立爲太子』。是高麗的神話云其祖爲金蛙生水中，並不是『自云生水中以惑衆』。

『父爲東郡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與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職攝，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

『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給云『大闕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

『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

『帝魁秀，美鬚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貴人伏諸地，踐以升焉。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防谷』。

蓋蘇文的『佩五刀』，當在臨陣時，以刀擲出擊人，故云『飛刀』，元曲薛仁貴榮歸故里，張士貴說他與『摩利支交戰，倒也不見得便輸與他！那知正戰中間，忽地飛出一把刀來，驚的我這魂不在頭上，就撥馬一繮兜跑了』，而征東言飛刀是祭起，卽口中念念有

詞，飛刀方能起來，這是附會！

『新羅遣使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遣司農丞相里玄奘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奘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聲奪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奘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

『帝與勳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知征東之役，蓋蘇文在安市城中。

『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于是下詔削棄朝貢』。

『帝與長孫无忌計曰『高麗因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障，大饑，死溝壑，不勝數矣』。

『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男生率衆來會……執藏男建等……獻俘昭陵……以藏素脅制，赦爲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

是蓋蘇文的死，並不是薛仁貴所殺。

男生新唐書另有傳：

『景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爲莫離支……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男建……』

矯高藏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其衆與契丹韃靼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誠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詔入朝……賜第京師……卒年四十六。死葬於洛陽，其墓誌已在洛陽發現。

征東中的故事

征東中的故事，雖不能說是都是唐太宗征高麗時所有，而多有其來歷，茲言於後：

擺龍門陣

征東第十二回，唐太宗命尉遲恭擺龍門陣，遲尉恭轉命張士貴，張士貴說『陣書也曾看過通透……從來不曾有什麼龍門陣』，後來何宗憲出的主意將長蛇陣加上四條腿，作爲龍門陣。後由薛仁貴看了天書，才擺了龍門陣，算是演習過一次，後來蓋蘇文就死在龍門陣中。

余以龍門陣就是長蛇陣加四足。這是山地戰的陣，長蛇陣是一道谷，首尾只有出入的兩個口子，龍門陣是谷中有岐路，當不限於首尾及四足共六個出入的口子，而在各谷口上建有寨堡，使進入陣中不得出來，其中灣灣曲曲，岐路甚多，入其中多被迷昏了，亦可稱爲

迷昏陣，水滸的宋江三打祝家莊，祝家莊使用此陣；施公案黃天霸戰竇爾敦於連環套，也是龍門陣。此雖名陣，但在陣中不作陣地戰而作遊擊戰，進入谷內遇不見對方，正走之間被伏岳截住亂殺，及回兵救時，則又遁去，如此則幾個殺傷就敗下來了。

諸葛亮慣用此陣，隨諸葛亮出征的人回來，有人詢其出征情形，因龍門陣中變化多端，非一言兩語可了，坐下漫漫講，故四川人叫講閑話名『白龍門陣』。征東的作者聽過四川人有此口頭語，而將『白』字聽成『擺』字，作為擺龍門陣，勿怪乎非找天書（莫明其妙書）不可。

尉遲恭不會寫字

征東露尉遲恭不會寫字，在功勞簿上記功時畫一條槓子，但他沒有將槓子畫在別人名下，是尉遲恭識字不會寫字，這傳說在唐代已有，如：

逸史『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至鉄冶處，有煨鉄尉遲敬德者……乃前拜之……曰「……欲乞錢五百貫……但賜一帖……」。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聞籒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鉄時書帖」（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尉遲恭既能『關籀』，當是認識字，但取錢帖子不自書，而『令書生執筆』。是他不會寫字。

麻雀運糧

敦煌石室發現唐人寫的燕子賦，言燕子冬日去巢，麻雀佔了燕子的巢，燕子回來要巢，麻雀不讓，燕子將麻雀控於毛王鳳凰處，在庭訊時，麻雀自述他對於征東有功，茲錄於左：

（雀兒）仰答「……今欲據法科繩，實即不赦呀，見（現）有請上柱國勳，請與收其贖罪。」

（鳳凰）又問：「奪宅恐赫，罪不可容，既有高勳，究於何處立功」？

（雀兒）仰答：「但雀兒去（？）貞十九年，大將軍征討（討）遼東，雀兒○○○○○○○○○○充備，當時被入先鋒，身不○○，手不彎弓，口銜○○，○○火送着上風，高麗逐（逐）滅，因此立功。……蒙上柱國，見（現）有勳告數通，必其欲得磨（勸）請檢山海經中」。

鳳凰判云：「雀兒剔禿，強奪燕巢，推問根由，元無臣伏，既有上柱國勳收贖，不可久留在，宜即適（釋），勿煩案贖（贖）」。

雀兒得出，喜不自勝，遂喚燕子，且飲二升……云云（見敦煌掇瑣三，十八——十九面）按山海經中並無麻雀得上柱國爵勳的記載，常係亂指。而以貞觀十九年征東被困，麻雀運糧，在唐代已有此傳說。按羅通掃北第五回，言唐太宗被困木楊城，有飛鼠運來糧甚多，云見西魏王李密納愛妃蕭氏，屢行無道，飛鼠統將李密的糧盜去，飛到木楊城中，唐太宗是以得救。

鳳凰城

征東於鳳凰城一役算爲大戰，茲將鳳凰城言之於左：

大明一統志遼東都指揮司山川條云：

『鳳凰山 在都司城東三百六十里，上有壘石古城，可容十萬衆，唐太宗征高麗，嘗駐驛於此』。

鳳城瑣錄（乾隆四十二年蒙古博明希哲作，以鳳凰城卽唐太宗所征的安市城）：

鳳凰山麓有故石城一，周十餘里，設二門，依山設險，石堞具存。相傳爲舊鳳凰城，朝鮮人呼之曰安市城。攷新唐書貞觀十九年四月，勸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享士帳幽州之南，命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勦攻拔蓋牟城，卽其地建蓋州。程名振沙卑城，游兵鴨綠江上，遂圍遼東城，城潰，卽其地建遼州。進攻白崖城，高麗將孫伐

晉降，卽其地建巖州。進次安市，攻未能下，帝怒，勅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班師。按蓋牟今蓋州，遼州今遼陽，沙卑今海城。且延壽惠眞欲取烏骨渡鴨綠，迫其腹心，長孫無忌謂安市萬戶在吾後，不如先破云云。今此城最險，計其形勢，無不脗合。當日兵機，其爲安市城無疑。至明一統志，謂在蓋州城北其情勢則是轉戰而北矣，殆誤。（白巖通鑑綱目實錄未詳，通志今之遼陽境）。攷城內故屋址甚多，有哨臺二，但無水不可以居，豈故有井而久廢耶？又聞朝鮮人云，當日守城之將名楊善春，可補史缺。邊門所產草木鳥獸蟲魚，大略與瀋城相同。

岫巖志略描寫鳳凰山風景甚佳：

山在鳳凰城東南十里，重巒疊嶂，源深根盤，峯回路轉，引入佳境，山半諸峯如建屏，其上鬱怒磅礴，削壁插天，巖峯竦劍，望之嶙嶙焉岫岫焉，如立如行，若翔若舞，或欹側而相倚，或俯仰而相抗，千態萬狀，愈幻愈奇。山多泉壑爲溪流，澎湃而下，勢如箭激，至山坳低處，細流淙淙，又復清激，如鳴琴潄人塵耳。山之半有靈官廟，陟重岡而上，得平地中陷如釜，三官廟九聖寺及諸道院均在釜低下。西上一山，有斗母宮藥王廟，又西有朝陽寺，寺皆石，前有石塔。其後有娘娘廟，皆在懸崖陡壁間，石徑險巖。東上一山，有洞曰朝陽洞，入洞數武，其池方不踰丈，而水甚深，錦鱗游泳，見人丁無驚意。去池又數武。洞穴斜轉向上，隘僅容身，犬伏而升。歷數十級漸露

天光。洞旁有觀音閣，乃極高處，下觀行人如豆。遍山皆玉蘭花，開時馨香襲人，林樹陰翳，山鳥多不知名。春秋佳日，遊人如織，乃奉省四大名山之一也。山脈甚長，其東南殆不可究竟云。

如此風景，自然唐太宗就去遊山了。全遼志的祥異志言唐貞觀十九年六月丙辰鳳凰見於金州大黑山之吉城，征東以鳳凰見於鳳凰山，當有所據。

摩天嶺

征東以摩天嶺甚爲險要，按鮑巖志略云「摩天嶺俗呼高嶺，城西北一百七十里」。朝鮮肅宗實錄卷三五有

「北路關防無過於摩天嶺」。

明倪謙景泰元年東使朝鮮日記增注（清朝全史引）：

「東山關之地，有大摩天嶺起伏之險隘，鴨綠江及遼河之水分水嶺所割地。」又云：「東山關即今之遼山關無疑，東山者土稱也，今遼東人亦指鴨綠江上流爲東山。」按遼山關在遼陽陽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朝鮮入貢由此。」

結尾

朝鮮將爲復國，此時似不應以薛仁貴所征的朝鮮之書問世！但是：

1. 高麗當日所以敢反唐者，以有倭人爲助。今朝鮮已飽嘗亡國於倭的滋味，行將復國，當必永與中華攜手，故將征東披露，以明倭人之陰謀。

2. 余前次作的薛仁貴征東考，上海巡捕房以有『征東』二字，禁止出售，同時上海報紙載蘇州說書者接到偽組織布告，以『征東有關不便，改說他書。』倭寇既諱言『征東』，當此將打到倭寇本土之際，以征東考證出版，亦可爲鼓勵將士之一助！

薛仁貴征東小說在後方亦不易找，故附印於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記於重慶說文社之聚賢樓

附錄

東國通鑑貞九有新羅文武王十一年（唐高宗咸亨二年）秋七月，唐總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於其王，以此可知薛仁貴之學問，而證明新唐書薛仁貴傳言其『少貧賤』非事實，因其父爲襄城郡贊治，伊當是個『少爺』，當然讀過書的，除薛仁貴傳中有上高宗書一段文字外，而此書中未少見，故爲附錄於左：

『先王開府，謀猷一國，輾轉百城，西畏百濟之侵，北警高麗之寇，年將耳順，榆景日侵，不懼船海之危，遠陟陽侯之險，瀝心華境，頓顙天門，具陳孤弱，明諭侵擾，情之所露，聽不勝悲。太宗文皇帝，氣雄天下，神王宇宙，扶傾救弱，日不暇給，哀納先君，矜收所請，輕車駿馬，美衣上藥，一日之內，頻遇殊私。亦旣承恩，對揚軍事，契同魚水，堅於金石，一朝大舉，水陸交鋒，駐蹕之戰，文帝親行，弔人恤隱，義之深也！聖人下武，王亦承家，洗兵刷馬，咸遵先志，數十年外，中國疲勞，帑藏時開，飛葛日給，以蒼島之地，起黃圖之兵。今強寇已滑，離人喪國，當應心膂不移，中外相輔，自然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良史之讚，豈不休哉！今王遠乖天命，近棄父言，侮暴天時，侵欺隣好，守無所支，進不能拒，大小不侔，逆順乖敘，此王之不知量也！遠君之命不忠，背父之心非孝，一身二名，何以自寧？聽縱橫之說，煩耳目之神，忽高門之基，延鬼瞰之責，先君盛業，』

，奉而異圖，豈爲智也？又高麗安勝，年尙幼冲，自懷去就之疑，匪堪襟帶之重，仁貴矜其傷弓之羽，未忍加兵，特爲外援，斯何謬也！皇帝德澤無涯，仁風遠泊，遠聞消息，悄然不信，爰命下臣，來觀由委，而王不能行人相問，牛酒犒師，遂便隱甲雀阪，藏兵江口，潛生自噬之鋒，而無相持之氣，必其高將軍之漢騎，李謹行之蕃兵，吳楚悼歌，幽并惡少，四面雲合，方舟而下，依險築戍，闢地耕田，此王之膏肓也！王若勞者歌，事屈而頓申，具論所由，明陳彼此，仁貴夙陪大駕，親承委寄，錄狀奏聞，事必昭蘇。何苦忽忽自相縻縶？嗚呼！昔爲忠臣，今乃逆臣，王以機晤，清明風神爽秀，歸流謙之義，存順迪之心，血食依時，茅苴不易，占休納祐，王之策也！今遣王所部僧琳潤費書，佇布一二。

薛仁貴征東考

82
21221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作者：衛 聚 賢

發行人：衛 聚 賢

印刷者：說文社出版部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經售者：說文社門市部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定價：_____